

《一程半途》

中文系四年級
寧缺

< 一程 >

讓我們談談關於你的事，對的，相遇便是緣分嘛。車才剛剛從總站開出，你應該還有十多個站才到吧，那個站是大學門口嘛，看你的樣子便知是學生，我看人可準了。是不是讀理科的，哦，中文系，一定很喜歡中文吧。讀中文好呀，將來做作家，寫書寫專欄賺賺稿費.....哦，想做老師，也不錯，工作收入穩定。小時候我也想過做會計師的，也是圖一個生活穩定，但後來大學讀的不是商科，便當不成了。理想歸理想嘛，不過總是有好過無，趁年輕要作作夢.....

不如談談你的父母，好似有點唐突，只是看你這麼有耐性聽我嘮叨，父母家教一定很好吧。父母養大你可真的不易呀，記得要好好孝順他們。哦.....那麼爸媽對你可真好，尤其你像我一樣都是獨生子。既然也談到了，不妨說說你的童年吧。說起來你這一代可真的得幸福，父母的童年一定比不上你的。唔.....小小年紀來至香港投靠親戚還要打工，真的不容易呀。不過許多香港人都是這樣熬過來的，搵食嘛.....

甚麼？剛剛經過的是你中學，那麼我們算是師兄弟了，看來這一程車有話題可聊了。是嗎，看不來你小時候是這樣的，不過人的性格會慢慢改變的，甚麼三歲定八十的，說不準的。說起來我小時候也很害羞，但人緣還是不錯的.....

哦，是麼，這麼快就到站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見了。我可還要坐滿一整程車.....

< 半途 >

真的很喜歡詩，以至我想人生中不能沒有詩歌了。很喜歡一本叫《半途》的詩選集，作者是也斯，因為無論人生到了那個階段，大概永遠都在半途。許多事情都難以從一而終，很多時候在人生半途便出現了轉折。小時候喜歡數理科目，父母問我長大想做甚麼，我都說是會計師，甚至一度認為這會是我的終生職業。至於後來在大學讀了中文系，雖算不上是意外，卻的確是半途的轉折。之後父母問起我畢業後可以做些甚麼，我便說可以做老師，漸漸到後來也成了我的標準答案。一直都知道腳踏實地的才是標準答案，所以當一個全職作家只能是夢想。升上大學後，在某個基礎的必修課上，專研古文的教授卻告訴我們，中文系並非讓我們學習如何創作的，傳統經學才是正統；在另一些課堂上，老師又會抱怨現當代文學的課堂份額不足；至於創作課，輪流任教的作家們又有着互相碰撞的文學觀，一時總不易適應。

諸如此類，算是文學的有容乃大吧，我也只能這樣安撫自己的迷茫。就算在中文系，志同道合的人也不多，自然甚少會跟他們談到理想，但心裏想著，將來總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書，可能是詩集也可能是散文集，就算是一本薄薄的合集也好。關於夢想其實很容易讓人感到尷尬，因為現實與理想的平衡，很容易就會變得兩頭不到岸。而兩頭不到岸也就是所謂的半途，至於有容乃大，不過是一種不夠堅定的借口罷了。半途而至，最終卻未必可能臨近彼岸，倒不如做一棵岸邊招搖的野草，如是者左右搖擺或日兼容並蓄，於是便有了散文詩這類的文體。大概文學的本質只能如此，兜兜轉轉了千百回，還是會回歸思想的爭論和自相矛盾——討厭散文詩，卻又無可救藥地喜歡《野草》，於是一度欺騙自己，魯迅是不曾寫過詩的。

譬如這些文學觀的迷茫，又譬如繁瑣的人際關係，總是不便對父母訴說的。有時數了數，二十歲的我原來正值父母人生的半途，然後又想到龍應台的《目送》。關於親情也許不過是相互目送，我的到來和他們的離開。我曾認真探索他們的過去，有時父母和一些親戚聚餐，我便裝作戴上了耳機或專注地玩手機，其實正細細傾聽著他們所談論的往事。記得有次在父母房間翻到一些信件，是爸爸和姑姑來往的通信，談的都是有關我不曾見面的爺爺和他日漸嚴重的病情。在我出生前，其實更早早在父母結婚前，爺爺就離開了。那時爸爸還不到三十歲，爺爺也應該只有五十多歲。如果說人生永遠都在半途，其實也未必準確，可能是路快盡了而我們尚不自知。父親是我唯一了解爺爺的途徑，我想父子間總應有些相似，而父親就如此橫互在我和爺爺之間，雖然我不曾從自己身上看到他們的影子。

父親偶爾會談到爺爺的嚴厲，籍以論證我幸福的童年，只是他們父子倆的相處其實也並不多。父親十多歲便來到香港了，舉目唯一的親人只有他的姨媽。姨婆一家八口加上我父親，九個人就擠在小小的屋子裏。舊時的徙置大廈有七層，他們恰好就住在中層的三樓，也容易在鄰居間上下走動。奶奶說父親小時候的成績很不錯的，來到香港後上不起學，只能到塑膠工廠上班。有關上一輩的認知總是斷斷續續的，大概某些往事他們都記得不大清晰。唯一肯定的是，父親的人生可比我精彩得多，而精彩的同義詞往往是刻苦和波折。大概每個人的命運都會與他們居住的城市相連，父親見證過香港的工業的鼎盛，自然也參與了她的衰落。後來父親工作的工廠倒閉了，再後來父親憑自己的經驗和重新經營的人脈，開了一間小公司，專營塑膠品的代客配色。至於甚麼是代客配色，到了現在父親的公司結束了，我還是答不上。那年父親五十多歲了，他決定結束虧損了好幾年的公司，也決意離開了工作幾十年的行當。許多人都擔心父親會消沉，但他並沒有，這是我觀察許久才敢肯定的。人生走到半途要重新開始，其實也沒甚麼大不了的，這是他的身教。而生命半途的所謂種種轉折，卻未必是完全轉了一個方向，只是一條循路走過去，總沒有一成不變的風景。

相比父親，我和母親其實更親近些，不只是源於生理上的骨血相連，多半也因為在五六歲前我都是跟她同睡的。對於五或六這個約數，實際上可能更早些，畢竟童年已是如夢境一般的存在，難以考據。小孩子一個人睡，害怕是理所當然的，以致常常會作惡夢，半夜會無端大哭，卻又說不清夢魘的內容。夢是很奇異的事物，可以視為現實與理想的半途，因為明知在現實中不可為的，都可以在夢中出現。當然夢境並非任由人的意願建構，自然那現實與理想的平衡也可能走至最糟糕的面向。小時候的夢境依稀難辨，但必然是超現實的，直至長大才知道最駭人的夢，往往是你心中忌憚成真的事情。初中時作了一個夢，夢見回到學校後竟然所有人都不認得我了，彷彿我就從這個世界消失一般。這個夢在後來也陸陸續續作過幾次，中途便會戛然而醒來，如果夢境是平行時空，彼方的我大概也是個沒存在感的人。根據網上東拉西扯而來的說法，夢到被人遺忘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現。

小時候性格內向，當然現在也不擅人際，只是幼時更為沉默寡言。有一天爸媽跟我進行了一場十分認真的談話，他們問我怎麼每天都窩在家裏，難道我沒有朋友約的麼。我心裏感到有點難堪，卻仍是嬉皮笑臉地應付了過去，談話因我刻意的打鬧而結束。的確，譬如這繁瑣的人際關係，總是不便對父母訴說的。回到房間後，我卻很認真地思考這個話題。於是我打開日記簿，畫了三個同心圓，我在最中心點了一點，代表我。然後逐一回想身邊的人，按照相熟的程度為他們定位，愈親近的便愈近圓心。然後發現靠近圓心的點點並不多，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害怕。

原來孤獨真的如此噬人，尤其對於一個正值青春期的男生而言。

我便開始嘗試找一些朋友，而這當然是很悲哀的說法，卻又真實不過。後來升上了高中，學校允許我們外去午膳，

於是有了在一起午膳的朋友，自然也有了一起放學的朋友，和上課一起分組坐的朋友。可能是長大了，也可能是真的太害怕孤獨，性格變得明朗了不少，發現我竟能遊離於班上不同圈子中。固然我不曾屬於任何的小圈子，卻也能偶爾參與他們的活動或飯聚，對此又竟有點樂而不疲，或者說沾沾自喜。我知道，這並非健康的心態，尤其是這種因自卑而生的自負。升上大學後，與舊時的同學雖不至斷絕來往，疏離卻是無可避免。如果現在重畫那三個同心圓，應該已是面目全非。後來想，這其實是十分自我的想法，彷彿自己理應是中心，而他人也理應任我擺佈，向圓心的我靠攏。不過就算在大學的本系，志同道合的人並不多，倒也有不少可以歡談交淺的朋輩。我卻不會再去為彼此的友誼定位，大概明白了這些同伴之於自己的人生，不論路途

長短坦仄，份量都是相同的，不輕也不重。

我想將來總會出版一本自己的書，無論甚麼文類的結集也好。附錄的作者簡介也不外乎是關於夢想關於家庭關於過去的種種，而我想自己人生雖不至於乏善可陳，也未有出彩之處。人生半途，可以渡而不歇，也可能回頭已是一片無岸的浩淼，不過是且行且走。

而我，總是要坐滿這一整程的。